

編 者 按

近幾年，不少中外學者喜歡沿用「公民社會」(civil society)的理論構架，來分析中國社會在近現代乃至當今的發展變化。但是，正如李歐梵所說，中國本來就沒有「公民」及「社會」兩個名詞，中西有關「公」的概念也十分歧異。因此，不妨先從「公共空間」的具體問題着手研究。本期兩篇文章是個案分析，均以報刊媒體——重要的「公共空間」——為研究對象。

李歐梵研究的是清末民國時期有重要影響的大報《申報》。但他不去分析社論、時評、言論一類切中時事的重要欄目，而專挑副刊「自由談」，重點又放在其中的「遊戲文章」上。即使是做這樣小範圍的分析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報紙上「批評空間」的中國特色和變化趨勢。謝泳則考察了40年代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刊物《觀察》撰稿人的命運。歷史已證明，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創辦的這個發表政論、但絕不是政治鬥爭工具的獨立刊物，不但生存空間相當狹小，而且也是短命的，而撰稿人則多命蹇時乖。